

# 拔豆客

□嫩江渔樵

嫩江县产大豆,也产饭豆。因饭豆秧矮壮贴地不易机收,所以主要靠人力拔。饭豆成熟了得马上收,否则如遇连雨天,就全扔地里了。即使天晴后收回来,那豆粒也失去了光泽,价格自然大打折扣。

拔饭豆是农活中最挣钱的,快手一天能挣四五百。可它也是最苦最累的,一般人不敢“照量”。拔豆客以拜泉、依安和吉林省白城等地的农民居多。

拔豆客住在东家,凌晨三点多,就会被领工的喊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武装上胶鞋、粗布衣、围巾、胶皮手套,就被四轮拖拉机一路“咣当咣当”送到“战场”。天光未露,地头黑漆漆的树上,熟睡的乌鸦被掀起,发出“呀——”的一声惊叹,扑棱棱飞走了。初秋的嫩江,早晚已很凉。地上、草上、豆秸上,一层如霜的冷露迅速打湿鞋袜、衣裤,湿冷透入肌肤、毛孔。地面泛着潮气,像小蛇纠缠着腿脚,天空一弯白月,如残冰在水中涤荡,残夜的风不时凌厉袭来,让人身冷心颤……经过短暂身体和心理的挣扎,随着拔豆的进行,大家渐渐挣脱了困意和对潮冷的怵畏。

拔饭豆不用镰刀,不骑垄。它的标准动作是:横站垅沟,大弯腰,头垂在另一垅沟,双手快速抓地拔豆秧。白日里远远望去,一个个脊背光亮,头脚相叠的“肉桩”,如人肉收割机齐着一根根豆垄迅速前行,过处是一排排耷倒的豆秸和淡淡的尘土……

清晨打湿衣裤的冷露,很快会被咸湿的汗水续接上,一天衣服都湿湿地箍在身上。但拔豆客只能忍受,如果脱下衣服就会被划得皮开肉绽。拔豆,不仅是肌肉骨骼的累,也是意志的考验。只要一进地,拔豆客就得像机器一样不停息。您想想,东家要抢时间收,怕天气有变。拔豆客也要抢工时拔,一年就这么一阵活儿,你这伙儿慢了人家那伙儿快,你这儿就挣不到几个钱儿了。另外大家在一起搭伙干活儿,一人一根桩,人家唰唰快,你不好意思累人家吗?进了这个地儿,就没有“喘口气儿”这一说,你就是拔得头晕眼花,直下腰也会立马折叠回去拼命抓地……

拔豆人最伤的是两个部位——腰、手。想想看,上身下折180度不直腰,这腰能受得了么?就是一时能挺住,干一秋不落下病的也少。更明显的是手,手要不停以极快的速度拔豆秧,手指杵地是难免的,就这样一杵一杵的,手指自然肿胀瘀血。拔完一秋豆,多数人的指甲变成紫黑色。这些指甲会慢慢开裂、慢慢剥离、慢慢脱落。指头会渐渐长出新嫩的肉芽、新嫩的指甲,熬过一冬,待来年长成了,又可以用它抓地拔豆……拔饭豆的活儿让人发怵,很多人宁可手头紧一点儿,也不敢碰。

曾有一个年近五十的农民,挺着大肚子,根本不适合干这活儿,可他老婆在医院里躺着,需要钱。他来,领工的不同意,可他央求着都要下跪了。进了地他倒是挺卖力,可一天晕倒在地里两三次,第三天再也进不了地了。还有一个是吉林的,爱人身体不好,姑娘上大学,年年出来拔豆。她第一次出来拔豆是女儿上大学那年。她说自己小时候就爱念书,没念够啊,没念够啊……她喃喃自语,我不会让我女儿念不起书的!说起女儿,她扬了扬超越年龄的苍老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充满希望地说:再干一年,我姑娘就毕业啦,再干一年!

您或许会惊讶,拔豆客还有女的呀?对,不仅有女性,而且,多数是女性,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岁左右都有。她们在田间劳作的远方,是渴望的眼睛,清澈或浑浊。她们拼命干活,不仅是在挣钱,更是面对艰难咬着牙坚持的态度,是与不幸命运拼尽全力的抗争,是对亲人、对家庭、对生活的负责与热爱……

吃着喷香的豆饭,眼前浮现出田间拔豆客的身影:辽远的天空下,烈日炙烤。随着闪亮的腰背一耸一耸,身后放倒一排排褐色豆秧,那些弯弯的豆荚,闪烁着金光,像无数小小的弯刀,也像露出微笑的嘴角……

#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 三代行医人

□宋丽华



《草原巡医》

版画 晓岗

年,大家劲头足,日子也好了。大舅说那年之后农村新生儿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二,学校开始给学生免费接种疫苗,妇女生育健康每年也有了免费检查。过去对生病的恐惧,对死亡的无能为力已经慢慢如潮水般退去,不再畏之狼虎般。

我还记得村里张二奶奶第一次输液的情景,老太太像见了稀奇玩意,粘着胶布,攥着棉球,从村东头走到西

头,热热闹闹地宣扬自己滴了水,仿佛得病也成了一件光荣又值得炫耀的事,其实那是炫耀好日子。这要放在以前,这个岁数得了病几乎就靠挺了,挺得过去就算过去,过不去早早准备料子和寿衣。可见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生命的保障有了提高。改革改革,人命不为大,啥发展了有用?这是我姥姥说的。

时光荏苒,在姥姥这个土医退出

## 车的变迁

□张传华

到上坡,我就下来跟车跑一会儿。

到了晌午,太阳晒得我懒懒的犯困,走过一个屯子又一个屯子,看见在大门口呆望着我们的老头老太太和抱孩子的妇女,我也没精神头睡了。感觉渴,到一户人家要了点水喝,接着走,我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也不见到地方,有点挺不住了,哭唧唧的。车拐过一个屯子,屯子头有几棵大柳树,奇形怪状,枝条泛着鹅黄,柔软地下垂着。家家都是矮矮的泥房,东头数第三家是大姐家。妈妈说:“到了,到你大姐家了。”车到门口,大姐迎出来。我和妈妈下车已经不会走路了。到屋一看,下午三点多了。大姐赶紧拾饭。

后来有了自行车,爸爸、大哥、二哥、大姐夫都驮我来回走过。起初,我坐在车座前的大梁上,听到爸爸蹬车子时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吹到我的头

发上,暖暖的。爸爸有时还腾出一只手来给我掖掖头巾戴戴帽子。

记得最清的是那次跟二哥去大姐家。二十来岁的二哥毛愣愣,不管不顾,什么沟沟坎坎,石头土包,上岗下坡,只管快。我坐在车后架上,肚子墩得生疼,不敢大喘气。特别是下大坡,只感觉风从耳边呼呼刮,树影飞快地向后倒,吓得我搂紧二哥的腰,闭眼睛,头顶着二哥的后背,心都悬起来了。

有一年将近年关,我和二哥跟着大哥赶马车去大姐家拉高粱秆。从大姐家往回走已经是下午了,大哥赶车,我和二哥坐在高高的高梁秆上晃悠。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棉袄棉裤让风打得透透的,我上牙下牙不停地打着冷战,脚冻得失去了知觉。我哭了,眼泪结了冰,嘴麻木不会说话了。大哥怕我冻坏,在离家还有三十多里的一个屯子,

找了一户人家暖暖。二哥把我抱下车,已是夜里八点多。那家有个火炉,让我在火炉边烤,因为我冻得太狠了,一遇热,手脚又疼又麻,像猫咬似的。暖和过来一些,爬上车接着往家赶。

1986年我上师范报到是坐班车去的。车还没站稳,我从门缝看见黑压压一车人,售票员把行李放在客车棚顶上左一右一道码好。挤上车,过道都站满了人,人多得跟下饺子似的,挤挤挨挨,我的脚在半空悬了一道。到了乌兰浩特车站,离北师范还有十多里地。我扛不动行李,车站有好多拉脚的平板马车,我同几个和我一样报到的拼个车咣咣当当地往学校赶。

1995年腊月,大姐家二外甥结婚,我们一大家子去赶礼。大哥开着四轮车,送我们到永安坐班车。那时女儿4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跟着凑热闹。

起大早,数九寒天,还没到永安,女儿冻得哇哇直叫,我只好陪女儿下地跑一会儿,再坐一会儿,直到坐上班车。

1998年我家买了一辆A5100摩托车,上班下班大事小情,来来去去方便了很多,那时觉得真幸福,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快是快了,还是没有摆脱冷,女儿上初中,冬天放寒假前,爱人起早送女儿上学,七八里的路,连着几天,照镜子一看,爷俩脸冻成了茄子皮色,起的泡破了,几个夏天才养好。

2009年,我家买了一辆奇瑞QQ,红色的,不大,但能有一辆汽车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一家人围着车子,欢天喜地,高兴得跟过年似的。

前年又换了一辆凯美瑞,黑色的,大气,高档。车买来,先去大姐家。走在宽阔的省际通道上,听着乌兰图雅浑厚的歌声,一家人心里美滋滋的。

## 时间推移

□水森

水,我心无愧、我不悔;问大地苍穹,我志高远、我心永恒!

二

◇人尊重身体是第一要务,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而且是经略人生的“资本金——血本”!

◇一个人成功辉煌时,一定要有个好身体,否则就不能享受人生、欢乐开怀;一个人失败落魄了,也必须有个好身体,否则就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从头再来!

◇人生在世,“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这珍贵,那珍贵,比对了才知道自己的身体最珍贵;这有道理,那有道理,思辨透了才明白自己的健康最有道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有多少人无虑和近忧过,一旦自己卧病榻上了,要多少钱才能把自己撑扶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最大最起码的储蓄,是一副健健康康的身体!这选择,那选择,一个好体格是最明智最正确的选择!

三

◇时间推移如同刮风下雨,吹散刷洗了曾经的邂逅相遇,留住播下了往日的欢聚记忆。

◇困难阻遏如同强力磁铁,筛掉远拒了曾经的萍水相逢,吸引凝聚了往日的患难与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只有过事儿才能识人儿,只有鉴别过利害,才知道谁好谁坏。

◇真心友善待自己的人,在你辉煌时不改初心、情有独钟,即使在你落魄时也一样既往、持之以恒;你伤心时,他(她)陪你难过,你欢欣时,他(她)会为你快乐。

◇人生几十年匆匆而过,别像人来人往,转瞬离合;一生实则很短暂,千万别留遗憾!给予我们爱的人,一定要珍惜,对我们好的人,千万别忘了;曾经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务必铭记于心,同命运共荣辱的人,一定感念终生。

## 从自然中概括出灵魂深处的美

□杨宁舒

10月23日,《江山神韵——于树斌山水艺术展》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展出的80余幅作品是于树斌近年来在水墨、泼墨山水研创方面的力作。作品以山水云雾、空谷幽泉、松啸鹤鸣为题材,透过阴晴雨雪的四时景致,还有如梦如幻的胸中意象,展现了古典山水诗的意境,反映出画家徜徉山水之间,仰观宇宙之大的哲思。

著名美术评论家毛时安评价说,来自黑土地上的于树斌,在上海画坛刮起了塞北强劲的朔风。他的山水画是以一种我们很陌生的状态出现在上海读者眼前的。他没有小情小调的清清新,没有时尚和流行的漂亮。于树斌画的其实并不是黑龙江的山水景致,而是他心目中向往的山水,是他的“胸中丘壑”。它们博大、蛮荒、崇高,很少人间烟火,是梦中“卧游”的极佳去处。于树斌是个力量型的画家。他的山水画,下笔重,用墨沉,极具力量感。铸就这种力量背后的,也许就是那北大荒一望无际黑土地后喷薄而起的红日……

1981年,于树斌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从此开始了山水画的探索之旅。经过了一定的古代作品临摹,有了一定的传统笔墨功力后,他开始尝试创作。画什么,怎么画,开始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向著名画家童中焘先生请教,童先生说:“创作,就是作品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包括:造型、笔墨、境界、符号、构图、形式、情感、观念……”童先生的回答令于树斌茅塞顿开,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创作。

1991年,于树斌开始了新一轮山水画创作周期,他将这时期的作品称为“现代山水”。这一时期的创作,完全打破了自然山水中的空间秩序与结构,将平时在三维空间中看到的山石、草木、云水等自然景观,与记忆、印象中的景观片段,同画家的主观情感综合起来,转换为一种平面结构,在平面铺展的梦



于树斌作品《云影流泉无古今》

幻般的墨影世界中,实现一种具有多重记忆和印象的、超现实的现代异幻空间的山水境界。这批作品使于树斌在画界崭露头角,频频入选省、国家级展览并获奖,他于1995年在黑龙江省美术馆举办了“于树斌现代山水画展”。

2003年,于树斌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并定居于上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中外文化越来越多的交流及横向比较中,中国画家们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在悄然变化。于树斌不断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思,在与世界艺术的横向比较中,他再一次重新认识传统和传统文化,认清了中国绘画的特色与优势,同时也认清了作

为一个中国画家,面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的责任与担当,他再一次鼓起勇气进行自我更新。

在创作中,于树斌开始由向“外”求的“行旅”,转为向自己的内心求的“卧游”。他说,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一次次登临高山峰巅,走进大壑深处的情景,回味梦幻般流逝忘返的境域,追忆在云雾飘渺的高山大壑中,仿佛置身于仙幻之中的体验,并努力将这种博大、崇高、神圣之美在作品中呈现,传递给更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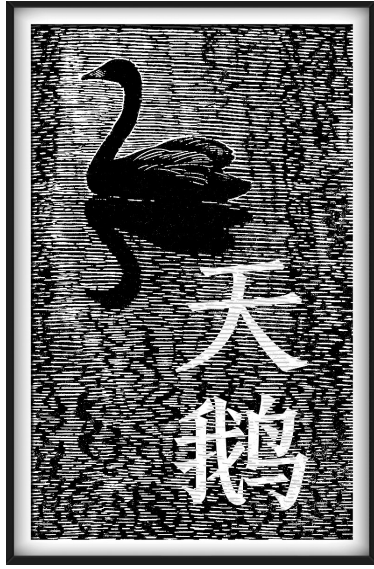
在“水墨泼写”以“江山神韵”为主题的系列创作中,那种“气象万千、元气太和、风生水起、通天化地古今、孕含乾坤宇宙、吐纳八荒太极”的大境界,越来越成为于树斌的自觉追求,他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作品的内蕴、境界与诗意表达,以及“道”的哲理的视觉化呈现。

2011年,于树斌组织策划了“问道水墨·当代中国画十家作品展”,首次展览在西安成功举办,此后每年在其他省会城市举办一次。参展的画家都是他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大家利用这个平台互相交流、切磋,大大地促进了各自的创作。

于树斌现为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将自己的绘画之旅称之为“传统与现代、内心与自然之间的求索”。评论家邱正伦总结说:于树斌对传统文人山水画笔墨语言的继承与超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努力与古人拉大距离,与现代艺术形式、现代审美观念接轨,强调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的结合。于树斌将自己这一阶段的山水画创作归结为“现代山水”。

二是重新认识笔墨传统,重新回归中国山水画艺术传统的精神家园,尽可能化解因一味强调现代构成、强化硬边切割而造成对山水画意境的伤害,主张山水画创作返回到中国道家哲学的宇宙观,返回到东方美学主客合一的内在意蕴中;三是进入到于树斌自己主张的“水墨泼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写”阶段。在这一阶段,于树斌深刻洞悉了山水画艺术与自然宇宙的内在奥秘,将自己的山水画创作置于当代艺术语境,再次对作品的构成元素进行了优化重组,采取“泼”与“写”相结合的新方式创作,将“泼”与“写”巧妙结合,使“有笔”墨与“无笔”墨、“人造”与“天然”达到默契并融为一体,实现了笔墨语言与画面境界上的双重“天人合一”,从而达到“以山水媚道”的天地大美境界。对此,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评价说,近几年,于树斌大胆尝试泼墨山水创作,充分利用泼墨中偶然的墨韵与肌理,将“泼”与“写”有机结合起来,将重彩写意化,在强化作品的张力、视觉表现和现代性思考的同时,将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与诗意表达有机融入,呈现出气势磅礴、气象万千、融通天地、孕化古今的大境界,跃动着时代旋律,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和时代新气象。这也标志着他的艺术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自由的境界。

